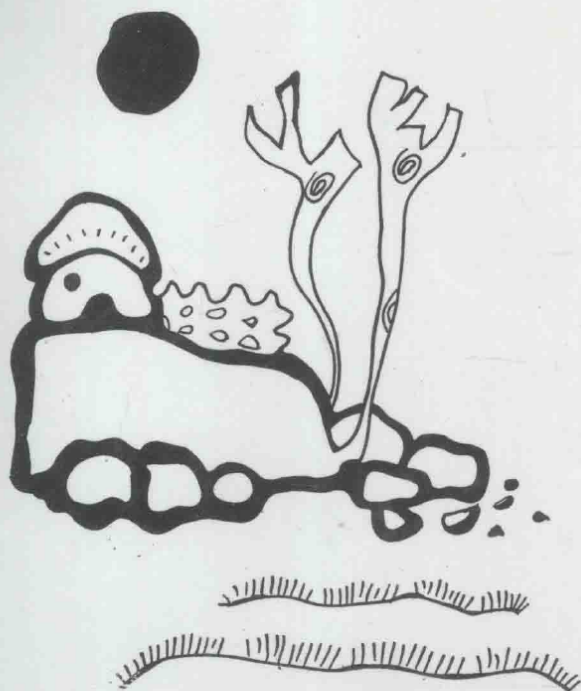


三峡文丛

SAN XIA WEN CONG

晚晴集

林永仁 著



● 林永仁 著

晚晴集

中国三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晴集/林永仁著 —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1996.10

(三峡文丛)

ISBN 7—80099—208—X

I . 晚… II . 林… III . ①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8995 号

书名(晚晴集)

著译者名 林永仁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北京市海淀区蔡公庄一号) 787×1092 毫米 大 32 开本

鄂西地质测绘制印公司印刷 印张:5.75 129.72 千字

1996 年 11 月 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99—208—X/I .33 全套 定价:165 元

印数:1—3000 册

三 峡 文 丛

李华章
陈传新

主编

自序

这本小集子收入的 55 篇杂文、随笔和 26 首诗词，几乎全是我退休以后所发挥的一种余热的结晶体（只有排在最后的三篇短文和几首诗词是退休前所作），也算是我“六十而耳顺”之后对社会和人生的一些感悟，一些穿透式的扫描，也不知道它是肤浅还是深刻。正因为是晚年所作，故据实取名为《晚晴集》。取意于李商隐“天意邻幽草，人间重晚晴”诗句。我以为，“晚晴”首先是人在离退后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然后才有“夕阳无限好”的余辉。

我是一个“老新闻”，一辈子都是高度自觉地充当着党和人民喉舌的角色。长期的职业锻炼，养成了坚强的党性观念，一言一行都严格遵循新闻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去做，从不越雷池一步。所以，在职的四十年间虽然写了数以万字为计算单位的各种新闻作品，但总觉得不能完全算作是自己的东西——不完全是自己心血的锻铸，这也许是新闻和文学创作的主要区分点吧！直到退休之后，报社编辑部又返聘了我，要我在业务上参参谋谋什么的，我当然乐意接受。1993 年，宜昌日报扩版为对开大报，为适应党报进入市场的需

要，决定在每周六出一期《三峡特刊》（实为周末副刊）。我在和几位社长总编议论“特刊”结构时，不谋而合地都赞成在一版办一个杂文专栏，并要求把它办成一个“名牌”栏目，创造精品。当时特邀了宜昌市杂文学会会长符号、宜昌电台高级编辑高峡、宜昌师专中文系副教授金道行再加上我凑成一个写作班子，取名《周末四人谈》（后改为《周末漫谈》）。我们4人商定“推磨转圈”，依序转动，这么“赶着鸭子上架”，迫使我不得不改写杂文。这个专栏到今年已坚持三年多了，符号、高峡（包括后来加入这个专栏的作者杨子）所写的杂文，都已出了专辑，故我也怦然心动。

我闯入杂文这个殿堂之后，就感到它和新闻大有不同。杂文属文学范畴，属真正的文学创作。每篇虽只千把来字，却是作者主体意识的显现、思想观点的坦呈以及文化品位的展示。我写新闻自认还是个快手，常有“得心应手”的自我良好感觉，而写杂文，真是笨极了。千把字，磨得我魂牵梦绕，改了一道又一道，写出来的有些还只是随笔。我曾作3首打油诗《自嘲》：“应邀周末写漫谈/四个老汉转磨圈/夜半三更推滤煮/天亮一块豆腐干。”“文章莫问值几钱/自古文章道义担/一纸稿酬拿上手/两声‘响屁’就放完。”“本是区区豆腐摊/说长道短讨人嫌/有朝撞到南墙上/撕块膏药把嘴粘。”（“响屁”指打麻将放屁和），这便是我写杂文的内心独白。

但“杂文”也给我带来了兴奋与欢乐。当我的几篇杂文入世之后，一些朋友见面就给我鼓励：“你的文章我看了，伙计，写得好！”不止一个两个，也不止三次四次。这就引发我的联想，我写过无数新闻言论，好几篇都评上全省甲等好新闻作品，怎么就不那么逗人喜欢呢？这说明杂文还真有点意思！有哲言说“我思，故我在”。我把它借用一下，作个曲解：“我退了之后还有思想，故我还有存在价值”，加之不时还有‘信’自远方来，真可谓不亦乐乎！这并不能说明我如何如何，而是因为《周末四人谈》碰到了一个好时机，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伦理标准、生活与行为方式、人际关系等等方
面，都发生着飞速的变化，新事物与日俱增，旧东西负隅抵抗，洋玩艺长驱直入，老古董借“旗”还魂，这个世界真奇妙：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是与非，五光十色，令人莫辨。它们互相碰撞又互相依偎，互相毆斗又互相握手，互相诟骂又互相调笑；加之人们的价值取向各色各样，使评价事物的标准复杂起来，“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似乎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使人们对许多社会现象莫衷一是。在这种时候，不同观念的人都产生一种求友求助的潜意识，希望自己的观点多一份支持与认同。表现在新闻与文学的要求上，就呼喊一种直存事理、

判断是非黑白的“观念文学”，以解思想上的饥渴。杂文正好可以充当这个角色。在一些问题上，它可以帮助人们释疑解惑，消胀顺气。一些针砭时弊的上乘之作，也真能振聋发聩。

在读者和朋友的鼓励下，就这么坚持写了三年多，逐渐地对杂文这个文体也有了一些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并形成了自己的一些见解。比如，关于杂文的特性问题，自从鲁迅先生给它作出“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这一定义之后，至今仍然为杂文作者所认同和遵循。像鲁迅先生那样举起社会解剖刀，以诛伐邪恶、匡正时弊为指向的杂文，仍然是当今杂文演奏的主旋律。但也无可否认，由于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和文化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杂文也随之展现出一些新姿态。像余秋雨教授的杂文，就表现出一种以推进民族文化（民族道德、人格）在新时期的转轨和重建为目标的新指向，其文风更是独树一帜，不仅展示出深邃的思想和独到的见解，而且充满着渊博的历史和文化知识意蕴；又比如，有的老文学家、老教授，常常写一些旨在修身养性追求宁静致远的杂文，在红尘滚滚、人欲横流的社会中展示出一种超名利的精神情操，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人格。还有一些杂文，名曰消闲，实为体验人生的乐趣，追求精神的愉悦和满足。

在杂文多元化的走向中，我还觉得就其大的类别

看,大体可以划分为“文学性杂文”和“新闻性杂文”两种。“新闻性杂文”是我在1991年参加高峡杂文研讨会上提出来的,逐渐得到省市一些杂文同行的认同。我把自己的杂文也划在“新闻性杂文”这一类之中。我觉得“新闻性杂文”至少有4个特点:

第一,它的主题思想是发端于“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这一理论的,是新近发生的社会热点、疑点、难点,是人民群众普遍关心“欲知”而“未知”的问题。

第二,它从属于“匕首”的特性,但又不刻意追求“杀伤力”。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定在“建设性”上。比如,对当前出现的一种腐败现象,它也作揭露、讽刺、抨击、批判,但更着眼于弄清它产生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弄清它的出现与蔓延是由于人为的误导,还是具有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性,弄清消除它的主客观条件等等。这就需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进行诚实而不是卖弄的、深刻而不是肤浅的、认真而不是草率的、细致而不是粗糙的、全方位而不是孤立的分析,并且坚持以理服人,循循善诱。

第三,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去看问题、想问题、写问题。这是党的新闻工作者在长期实践中养成的一种党性观念。我20岁时从官僚地主家庭(现在被人美称书香之家)反叛出来,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转变了立场,投入了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

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无怨无悔地信仰马克思主义。40多年来,以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身份参加了在新中国所进行的各种伟大的试验与变革(文革被斗被关被剥夺发言权除外),不论是胜利的喜悦、成功的欢乐,还是挫折的痛苦、失败的打击,我都身在其中,心也在其中。幼稚、狂热、急躁、片面,斗好人与被好斗,一时说东又一时说西,细想起来我都是自愿投入的,很多时候还是虔诚的。提到历史也好,提到现在也好,我总觉得自己不是局外人,不应该站在旁边去评头品足。

第四,它的文风多追求简洁明快,通俗易懂。搞新闻的写杂文,总爱以林放(赵超构先生)为师表,学习他的七八百字短文,学他那种“深入”后再“浅出”的硬工夫,长话尽量短说,艰深的话翻译成白话说,官话改成百姓的话说,不须说的多一个字也不说。高峡的杂文就基本上不引经据典,寻古探幽,而是重在分析,贵在说理,是故自成风格,自成一家之言。我在追求“言之有理”的同时,也力求使文章“言之有味”。我对幽默的理解是,不只是说俏皮话,还想叫人家从文句中读出一点“味”来。什么“味”,只好让读者自己去体味了。

如前所述,我的杂文是和《周末漫谈》共生共荣的,故编入这集子的文章,都是发在《周末漫笔》专栏里的(文尾只注明发表的年月日),也有少数发表在其他报刊上(文尾注明了原载的报刊名),一律按发表的

时间顺序排列，旨在让读者检验我在这个大变动中思想变化的情况，检验我在文章中的思想观点是否正确，是否与这个伟大时代前进的脚步合拍。

我这个《晚晴集》像一个难产的婴儿，能够印出来，感谢宜昌日报的领导及报社印刷厂的厂长和工人同志们，他们为我提供了各种方便。“孩子”终于诞生了，尽管他丑陋一些，但他是我晚年一份心血的凝结，我像喜欢孙子一样，非常喜欢它。是为序。

林永仁

1996年7月25日

创办“精品”专栏(序二)

杨尚聘

这是宜昌日报社社长杨尚聘发表在《新闻战线》上的一篇文章,它对《周末漫笔》杂文专栏(包括我的文章)作了深刻的剖析和科学的估价,得到新闻界的认同。征得尚聘同意后,以此文作为本书的“序二”。

——作者

办报的人,遇到朋友总爱谈报。朋友们自然也投其所好,对我们办的报纸评头品足,有时我也被善意的批评和讥讽弄得面红耳赤。近几年让我觉得“风光”的话题之一,便是对宜昌日报三峡特刊《周末漫笔》的称赞。

新闻价值与文化品位

报纸是新闻纸,新闻要有新闻价值,言论同样也应具有新闻价值。党委机关报的新闻言论,大多是传达党委、政府的意图,根据某一有价值新闻事件引发的议论。所以,人们常常把报纸言论尊为“旗帜”,是引导舆论的舆论。这种言论,常常能鲜明地体现报纸的政治品位和思想品位。

然而,这种指导性的新闻言论并不是报纸言论的全部,特别是副刊和《周末》上的言论,需要探索新闻与文学结合的新形式,它既不是纯指导性的言论,又不是纯文学性的杂文,

它是一种新闻与文学的“杂交”，它在具有新闻性的同时，也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周末漫笔》便是具有新闻与文学“杂交”优势的产物，是一个既有新闻价值又有一定文化品位的专栏。符号的《机遇的呼唤》、林永仁的《龙来了》、高峡的《什么假最可怕》、金道行的《老师无假冒》等文章，都是在新闻中寻找主题，在文学中创造美好，透出对新闻敏锐的感悟，飘溢出浓烈的文化气息。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文章提高了整个报纸的文化品位。

知名作者与热心读者

《周末漫笔》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作者的知名度和读者的广泛性。

《漫笔》的作者，在全市乃至省内外都有一定的知名度，他们对时事的洞察和为文的格调上都具有独特之处。符号的文章，高屋建瓴，思辩独一，睿智才情，呈大家风范。《水数字》《有容乃大》透出为官为文的一股正气；林永仁的文章，旁征博引，触类旁通，说古道今，显长者之风。《白字新解》《不捉老鼠也是好猫》《千金一舞》，露出老新闻工作者的敏感和才情。金道行的文章，亦庄亦谐，形象独到，语言练达，大俗大雅。《金先生坐麻木》《金先生看挂历》，道出对生活直觉感悟的灵气。高峡的文章，泼辣犀利，革故鼎新，锋芒毕露，显战斗精神。《乙的感谢》《甲受谢后》《论阿拍之“能”》，在平和议论之中显出一种无畏无私的豪气。《漫笔》作者，放下“官架子”和“老资格”，激浊扬清，为民作文，赢得了广大读者。

读者是公正的。从宜昌市委领导到基层群众，喜欢《漫

笔》专栏的不少。许多朋友告诉我，他们拿到三峡特刊，首先看《漫笔》专栏，有的还剪贴成册，永久保存，这实在是办报人和作者的荣幸。文章不是报告，报纸不是文件，读者的接受和称赞靠的是文章的吸引力。在这里，任何权力和资格都是苍白的。现在，我们可以说，《漫笔》已拥有一大批热心读者，这正是《漫笔》成功之所在。

针砭时弊与火热心肠

《漫笔》的言论，离不开切中时弊的讽刺和幽默。然而，《漫笔》最可贵的是作者对现实生活的由衷热爱和对世态人情的火热心肠。

请看符号对“水”数字剖析之后的一段言谈高论：“有人苦于掺‘水’，有人羞于掺‘水’，有人艰于掺‘水’，也有人惯于掺‘水’、善于掺‘水’、乐于掺‘水’。而更多的人则是对掺‘水’深恶痛绝，恨之入骨。”苦、羞、艰、乐，各式人等跃然纸上，使人看到浮夸危害的同时，也看到一种希望——掺“水”为更多的人深恶痛绝。

请看林永仁在《千金一舞》中的呼唤：“舆论监督‘守土有责’，故我们还要大声呼唤：禁止用公款‘千金一舞’。”

请看金先生买书后的感叹：“知识可以老化，好书不怕冷落。”

请看高峡对“人走茶凉”的见解：“人走茶凉寻常事，何必用心去思量。”

对“水”数字的剖析和对羞于“水”数字人的理解，对“千金一舞”的憎恶和对舆论监督的热望，对书店书籍文化品位的评

说和对好书的渴求，对人走茶凉的负面观察和正面引导，都表现出一种对社会严肃认真负责的精神。这不是空洞口号和“光明尾巴”，而是作者火热心肠的袒露。

《漫笔》作者的热心肠，在于作者本身的政治素质和人格修养。他们有的是“局内人”，有的虽然超脱但仍对整个社会有一种客观的理解。因而，他们的讽刺、批评应了一句话：“治病救人”，而不是“横扫一切”。

报纸“入市”与新闻精品

报纸面临竞争，报纸要进入市场，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

各种各样的《周末》率先一步，在大中城市的大街小巷的报摊上出售。

报人自然无法脱俗，面对不同层次的读者需求，总是使尽全身解数。于是鱼目混珠，雅俗并存，新闻的价值取向也开始为市场左右。

党委机关报在走向市场的道路上，应该有永不动摇的价值取向——正确引导舆论，《周末》亦应如此。而正确引导舆论的有效办法就是创造自己的新闻精品。《漫笔》专栏正是这一创造的尝试。精品不排斥适应市场需求的新闻，但精品必须提高报纸的品位，起到引导文化消费的作用。许多读者肯定了宜昌日报的这种做法。可以预料，创造更多的新闻精品和名牌专栏，将会给报纸带来更大的市场，其功绩是推动社会文明与进步。

《周末漫笔》毕竟只是一个专栏，毕竟只有几位作者，像世

间万物一样不可能尽善尽美。作者身份不一样,经历不一样,对事物的看法不一样,认识的深度不一样,落俗的文章也时有出现,作者们也正为提高《漫笔》的质量而努力。

作者简介

林永仁,男,1929年生,湖北省秭归县人。高级编辑。1949年11月参加工作,1990年3月退休,历任宜昌日报社总编、社长、党委书记,原宜昌地委宣传部副部长,1984年曾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退休后笔耕不辍,尤爱杂文写作。现任宜昌市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宜昌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宜昌市杂文学会副会长、《三峡文化研究》杂志主编。